



老建筑



金沙的吊脚楼

□沈志冲

金沙的吊脚楼,也叫河房,是苏北少见的一道风景。

依江偃海的通州,从成陆之初就密布河湾港汊,那是江海不甘撤退时留下的卧底。它们给煮海烧盐的先民制造了不少麻烦,但也给他们留下了一条谋生的出路,比如运盐河,它是通州淮盐运输的主要通道,是通州的母亲河。傍河而居的不是盐民就是商人。店房和民居就建在运盐河两岸。这些河房,一边利用河岸,一边占用河面,从河滩至水面打上数十根乃至成百根木桩,在木桩上搁置屋基的框架,在框架上铺以一块块厚实的木板,然后竖柱、上梁、钉上椽子,盖以网砖、小瓦,进行粉刷,配上门窗,即告建成。如果构建楼房,则需加层。

金沙河房中的楼房都只有两层,一般都是砖木结构,粉墙黛瓦,尖顶,多数为七架梁,少数为五架梁,大部分是平房。楼房约有三四十间,主要集中在中心街南侧、东中桥两旁,其他地方很少。这些河房,古朴、精巧,因其房基四分之一建在岸边或街道边沿,四分之三伸向运盐河面上的空间,整个房屋依靠木桩支撑,形似有脚的房子,所以不少人称其为吊脚楼。河房一般都是木质框架,地板、天花也都是用的木板,木格门窗尤为精巧别致,镶嵌着镂空的雕花和各式图案,很是高雅,是古老的东方文化艺术与古建筑相融的典范。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楚天风云》就曾选择在金沙镇河房原址搭建城楼,拍摄北伐军胜利进军武汉的外景。

清末民初,金沙的河房约有300余间。正式商号就有100多家。没有商号的小店和理发的,卖糖果炒货的,卖针头线脑的,卖熟食的,卖贴缸片、炸油条、提供小吃的,摆鱼盆卖河鲜、海鲜的,以及铁匠铺、铜匠铺、锡匠铺、银匠铺等等,有四五百家。这许多店铺,不少都设在河房上。运盐河北岸,东西街道的南侧河房长约2华里。运盐河南岸,东西街道的北侧河房长近1华里。

穿越镇区的运盐河,原来就比较狭窄,人们称之为“夹河”。河两岸建起河房后,河道更窄,两只东来西去的中小型木船,勉强可以通过;20世纪五十年代,人们还可以从东西两座中桥上,看到市河两岸河房鳞次栉比,倒映河中,船只穿梭其间,俨若水上闹市的独特景观。

金沙镇的吊脚楼,呈月牙形,以河北居多。河房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每隔一段距离,还筑有码头,俗称滩升,连着巷子,船只尽头便可通往主要街道及闹市区。清凌凌的运盐河水,随着潮水涨落,时而缓缓向西流淌,时而匆匆向东流去。河中的船儿,有的是用竹篙撑的,有的是用橹摇的,还有载客的机器班船,来来往往。河中的石拱桥犹如空中美丽的彩虹,每当乘船者穿过桥孔时,仰望拱桥和河房,犹如仙山琼阁,美不胜收。河边的吊脚楼里开着各式各样的店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店家之中,间或还有一些酒家或吃食店,里面的顾客络绎不绝,有的坐在临窗桌子旁,一面喝酒饮茶,一面吟诗作词“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盐丁苦,盐丁苦,终日熬波煎煞卤。胼手胝足度朝昏,食不充饥衣难补。每日凌晨只晒灰,赤脚蓬头翻弄土。催征不让险天阻,公差迫捉如狼虎。”

金沙的吊脚楼何时兴建,史志上并无记载。明代时,金沙集镇逐渐形成,当时用地宽裕,没有建河房的必要。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嘉庆年间,金沙镇发展较快,市中心空地很少,于是有人开始在河边占用河面构建河房,而且越建越多,至清末民初形成河北、河南两条河房带。从利用河房开设的老店也可探索构建河房的历史。在市河北利用河房设店铺的有四阳春面店、邱家磁器店、张家布庄、云胜菜馆、同和斋帽店、保恒达书社等等。市河南的河房中摆鱼盆、设肉案的摊点比较多,而金沙最大的酱园店聚昌和除向蒋姓典赁了数十间房屋做作坊外,背河面南的4间店面全是河房。这些利用河房开设的店铺,早的是在清代中叶,迟的当在清末民初。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金沙镇老城区改造,古运盐河被填塞。当时我们作为县中校的学生参加了义务劳动,中间还发一个黑乎乎的淀粉圆子充饥。就这样,数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东方文化艺术和苏北少有的金沙镇吊脚楼被填没了,彩虹般的石拱桥也被拆除了!从此,在金沙镇的大地上再也找不到美观、实用、富有神韵的这些珍贵遗迹了。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并茂。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张謇的职衔牌

□琅村



老照片



旧时官员出巡,有一定的仪仗来开道,用以显示其威权。仪仗所用道具又称为“执事”,因等级不同,规制也相应不同。其中最能代表主人身份、最为独特的,就是衙役们所持的职衔牌。这些牌上写着的,是主人现有或曾有过的科名、官职的头衔。

最近看到一张老照片,所摄主体应为某个衙署或宅院的一座穿堂,而其中

间门道两侧廊的排架上,就插挂着多面职衔牌,前后共有两排。照片拍摄得不太清晰,以致有些牌面的文字看不出来。这儿且由中向外,把牌上能看到的文字录出。右廊前排分别为:①农工商部头等议员,②戊戌、甲辰经济特科,③赏给二品封典,④分部行走员外郎,⑤学部一等谥议官,⑥奏派经理通海一带商务,⑦奏派总办通海等处团练;右廊后排为:①乙酉科南口,②俟先选用教谕,③甲午恩科……;左廊前排①至④与右廊同,其余为:⑤分部行走郎中,⑥分省补用道,⑦武英殿协修,⑧特赏三

品衔,还有一些则无从辨认。

这组职衔牌里,最能确定牌主的有三面,即右前⑥⑦和右后①,虽然右后①“南”字下缺一字,但据常识可补此字为“元”,而能符合这三面牌所示身份的,只有张謇一人。由此可知,这组职衔牌的主人就是张謇。右后③“甲午恩科”以下的字迹看不清楚,但我们知道,张謇就是这一科中的状元。

职衔牌上另有一些名称,大多能与我们已知张謇的身份相合,少数几个如右②和左⑤⑥⑦,这些身份还可以补我们前所未知,因此这一照片尤

其显得珍贵。

张謇在晚清虽然做官,却没有自己的衙署,那么这组职衔牌拍摄于何处,则又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曾轹转向张柔武先生打听,其海门常乐家宅里有没有这种建筑,她回答是否定的,并怀疑这照片摄于通州。如果是通州的话,那就可能是地处金西的张氏大宗祠,而这些牌子放在那儿,仅是表示一种家族荣耀,已经不作实用。就照片里的建筑看,其风格也不似一般的住宅,更像是公用建筑,如果不是衙斋府邸,最有可能的就是祠堂家庙了。

解放前南通的米价

□何台

史海回眸



南通农民多植棉,粮食供给一直有缺口。《中国实业志·江苏》载:“本省南通产米,尚不足本地之需,每年尚需进口四十万石。”“如皋、海门、启东、崇明等县米粮,皆自给不足,各县米之需要,均仰仗外地运进。”民国15年(1926),南通县人口达135万,年需340万石,除自产外,尚缺近百万石,加上海门、启东、崇明等县的食米

缺口,均靠南通城北的唐闸米市供应,故唐闸米市十分繁盛。唐闸的大达公、恒益明、恒益公、司裕大、万丰德、万丰隆等粮行,在各地派驻“水客”,采购稻米运回南通。

据地方史料记载,唐闸米市在全省粮食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曾是全省12个中级市场之一。民国29年,江苏省资源委员会统计室在江苏粮食市场调查一文中写道:“南京、镇江、南通等12个粮食集散地为中级市场。中级市场具有加工之机米厂及砬坊,有垫款之粮行,有存储待价之栈房,有通融款项之银

行、钱庄。其零售米店备有加工之机器,以自行加工,精益求精,以博得消费者善价。”

1935—1949年间,南通唐闸米市食米价格大致如下(以石为单位):

1935年12月,6元(时政府一般工作人员工资月薪30元左右,事务员、雇员20元上下)。

1936年12月,6.5元。

1937年12月,8元。

1938年12月,9.5元。

1939年12月,24元。

1940年12月,125元。

1941年12月,140元。

1942年12月,350元。

1943年12月,1150元。

1944年12月,20000元。

1945年8月,1000000元(储备券)。

1946年10月,6800元。

1947年12月,1300000元。

1948年8月,62000000元(老法币)。

1949年1月,3000000元(金圆券)。

1949年5月,4000元(人民币)。

1955年老人民币1万元折新人民币1元。大米每百斤价格为13.50元。

隐秘战士曹永华的抗战传奇

□蔡炯

历史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海门西部路南六乡地处海门西部日伪严密控制的心腹地带。1943年初,在日伪军对海门实行“清乡”前夕,中共华中局与苏中党委决定将驻在通海地区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编为一个团,由抗战初参加过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汤景延任团长,采取特殊方式打入敌人内部,完成任务后,再从敌人内部打出来,以配合我抗日军民的反“清乡”斗争。

建立秘密征粮联络站

在日伪军残酷统治下,我党党员以公开身份无法在这一带开展活动,新四军通东行署考虑在这一带必须建立一个秘密征粮联络站,秘密组织联络革命群众,支持新四军,配合新四军打击日伪军,巩固革命根据地。

1943年初,出生于海门三和乡柏生村的曹永华临危受命,通海行署主任茅理将一纸任命书,郑重地交到移风乡抗日民主乡长曹永华手上,任命他担任路南六乡秘密征粮联络站站长,并且叮嘱他这一任务相当艰巨,必须保护好自己,利用移风乡乡长这一公开身份,暗中发动群众,为新四军征粮,支持我党抗日。

秘密征粮联络站主要成员是:通海行署财政科长刘里干、短枪队长茅琛,还有施衡、胡云庆、黄信相等,秘密联络站地点设在曹永华家里。

为了维护联络站的安全,坚持原地开展反“清乡”斗争,新四军通东行署决定派曹永华打入敌人内部,担任日伪军乡长,以此掩护联络站工作。

破坏敌人“扫荡”交通要道

联络站建立不久,便接到上级交给的任务:为了粉碎张北生“清乡扫荡”的阴谋,崇警团干部战士三百余人,要在夜间拆毁上三和镇、大兴镇、灰扒港等五条敌人的日伪扫荡必经的交通要道、桥梁,让敌人寸步难移;割断兴隆镇向南至大兴镇经三和镇、向西至灰扒港的日伪军电话通讯线路,让敌人变成“聋子”“哑子”“瞎子”。

曹永华接到任务后,等到夜幕降临,全体人员趁着夜色行动,拆毁马路的拆毁马路,剪电话线的剪电话线,天刚蒙蒙亮,任务全部顺利完成。

侦察地形,寻机杀敌

崇警团为了攻打上三和镇日伪军据点张海清营部,特派刘锐石前来联络站与曹永华一起,深入上三和镇日伪军据点外围侦察地形,摸清进攻线路。

一到据点前,便被敌人发觉。曹永华利用伪乡长的身份,冷静地指着刘锐石对敌人说道:“这是我表弟,自己人,我们上镇白相。”敌人信以为真,就不再过问他们,曹永华与刘锐石顺利抵达侦察范围,迅速观察记下地形、搞清进攻线路,并且摸清了敌人的枪械、弹药等详情。二人迅疾回到联络站,马上画出地形图,当即赶到崇警团作了汇报。

当晚我军成功地打下了上三和镇敌据点,消灭了据点内敌人。

日本鬼子不甘心放弃上三和镇据点,派遣中队长进驻上三和镇,企图在路南六乡加紧推进“清乡”计划。

1943年夏天,茅琛派周志英来联络站,布置新的任务,要杀掉据点里的敌人,震慑日伪,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和威风。曹永华建议:据点里敌人经常上街抢老百姓的菜瓜吃,吃了不给钱,这

倒是个机会。周志英表示赞同。这一方案得到了茅琛的支持。他还指示由周志英带领几个短枪队员,假扮成老百姓上街卖菜瓜,特意将摊位选择在弄堂口,果然成功杀掉一个日军队长的卫兵。

开辟物资水运线,征收爱国粮草

行署刘里干又来到联络站,传达行署指示:要求在江边浒通港开辟一条我军军需物资水上运输线,曹永华欣然接受这一任务,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亲自督港,在每条船上的上舱装载灰肥,在底舱装上我军需要的钢材、枪械等军用物资,曹永华亲自押运,一船船我军军需物资从敌人眼皮底下安全通过,顺利运抵我行署。联络站多次配合行署联络员朱协富,将行署所需军用物资用船只顺利运过浒通港。

联络站得到了杜凤山等乡长的协同配合,曹永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为我党我军新四军缴爱国公粮、公草、代金,征收的粮草等存放在联络站,派黄朝清等人用独轮小车载运到薛家窑、三星镇北正蒙乡十六村,每次推运粮草,都有茅琛队长带领队员暗中护送,粮草及代金均由民运队长李俊负责接收,再转到我行署部队。

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联络站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政策,引导人民群众支持新四军歼灭日伪军。新四军工作人员来联络站联系工作,周围群众都守口如瓶,不透露一点风声,当时联络站购置了一部木制弹棉花车,雇用了一位弹棉花伙计,一旦敌人前来盘查,曹永华夫人陆尚林带着周围群众请雇用弹棉花絮的伙计帮助他们作证明,以此应付敌人盘问。刘里干、茅琛、黄信相等来联络站连续住上几天,开展征粮草结账等工作,也就安然无恙。